



莫须有先生传

废 名



FEIMING

废名

文庫

莫须有先生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066666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须有先生传 / 废名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现代文库)

ISBN 978 - 7 - 5399 - 3297 - 2

I. 莫… II. 废… III. 长篇小说-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588 号

书 名 莫须有先生传

著 者 废 名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江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297 - 2

定 价 19.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莫须有先生传

自序	3
第一章 姓名 年龄 籍贯	5
第二章 莫须有先生下乡	9
第三章 花园巧遇	16
第四章 莫须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	24
第五章 莫须有先生看顶戴	29
第六章 这一回讲到三脚猫	34
第七章 莫须有先生画符	40
第八章 续讲上回的事情	44
第九章 白丫头唱个歌儿	47
第十章 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	54
第十一章 莫须有先生写情书及其他	63
第十二章 月亮已经上来了	68
第十三章 这一章说到不可思议	79
第十四章 这一章谈到一个聋子	87
第十五章 《莫须有先生传》可付丙	96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第一章 开场白	105
第二章 莫须有先生买白糖	109
第三章 无题	117
第四章 卜居	127
第五章 工作	141
第六章 旧时代的教育	151
第七章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163
第八章 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	177
第九章 停前看会	191
第十章 关于征兵	208
第十一章 一天的事情	225
第十二章 这一章说到写春联	241
第十三章 民国庚辰元旦	255
第十四章 留客吃饭的事情	270
第十五章 五祖寺	285
第十六章 莫须有先生教英语	298
第十七章 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	309

莫須有先生傳

自序

《莫须有先生传》行将正正堂堂地出而问世，差不多举国一致要我做一篇序，因为它难懂。这个乃令我为难。大凡替人家做传记，自然是把这个人的事迹都说给你们听了。若说难懂，那是因为莫须有先生这人本来难懂，所以《莫须有先生传》也就难懂，然则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读者细心玩索之可乎？玩索而一旦有所得，人生在世必定很有意思。世上本来没有便宜得好处的事情，我今日不乐做序，正恐与诸君无益也。然而昨日得见苦雨老人替此《莫须有先生传》做的序，我却赶忙想来说它一句，说来却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传》的微辞。我记得我兴高采烈地将此传写到快完时，我对于它的兴会没有当初那么好，那就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传》渐渐失了信仰的一个确实的证据了。中间有一个时期，曾经想借用庖丁解牛的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算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传》的嘉奖，后来乃稍有踌躇，因为我忽然成了一个算命的先生那样有把握。不知道生时年月日，休想说吉凶，天下事情独打彩票你我倒实有几万分之一的希望，操刀没有到十九年就不敢说庖丁先生的话。然而这是我对于老人的一点抗议，读者大可不管许多，《莫须有先生传》实有一思索的价值也。是为序。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著者。

第一章 姓名 年龄 籍贯

莫须有先生，那么天下并没有这么个人，是你凭空杜撰的？可不是吗，我因为无聊，而且我们大家现在开办一个《骆驼草》，我得做文章，我想我最好是动手写我的《莫须有先生传》了。我好久就想替我的莫须有先生详详细细地做一个传。这一说把人糊涂了，果真有这个人没有？你最好是不管许多，我说有说没有不是一样吗？只要我不骗你就是了。其实骗不骗也还是我的事，不干你事。话说这位莫须有先生住在什么地方，曾经有一位渔翁去拜访过他，这是我的的确确知道的，所以，别人我不敢说，这位蓑衣老人，他今天看了我的文章，已经猜得出一大半了，“他要替他做传了”——反正你还是着急，一个“他”字是吗？老头子然后就一躺，这样休息一下，还叹了一口气。昨天我亲眼看见他老人家这一躺，一躺就躺在他的炕上了，简直不枕枕头，令我不敢快活，所以我以为今天也如此。这到底说些什么？又是什么“渔翁”，又是什么“炕”，到底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儿呢？这位渔翁又是谁呢？那你真是麻烦极了，你如果真要知道，那你就去索隐好了，反正我是不一定拼命反对索隐这个学说的，只要你懂得道理。凡事都有个道理。

当初我以为莫须有先生原来就姓王，那一下我真是喜欢极了，比在北京大学毕了业回来还要喜欢。因为我知道莫须有先生曾经做过一部小说，而大凡伟大的小说照例又都是作者的自传，其实伟大不伟大又是一问题，这里且不管。这部小说是他的初出手，主人

公姓王，名字叫做王道生，深恶痛绝人家逛窑子，王道生只是烦闷，这个我还不怎么留意，只是记住了罢了。但是，一天，好几年以前的事，我因事上一个警察派出所找一位敝戚，所在区署我没有留心，总之离韩家潭不远，无缘无故的我拿一本号簿翻了看，无缘无故的首先碰见“王道生”三个字。我问敝戚这上面的名字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他们“查窑子”的，戒严期内，做嫖客都得上号簿。“你们公寓里不也要立个簿子吗？”是的，我为得这个簿子同警察生气，他说我没有职业，有好几回几乎没有挥拳，然而我立刻抓住的是这一个“王道生”了，这一定是莫须有先生无疑了。我有我的道理相信这个王道生与那个王道生完全有关系。后来听说他有一个固定的住所，牧童遥指“三槐堂”，那这一个王字确凿而又确凿了。我告诉你，莫须有先生这个住所在乡下。谁知自从蓑衣老人下乡探访以后，三槐系四槐之误，其实也不见有这么一块匾挂在堂上，门前四株槐树而已，而且他是租人家一间半房子，一个院子里还同住有主人，三槐堂就不错也不归莫须有先生，我乃忽然明白派出所的那个发现完全是我无理了，自己可笑了。

莫须有先生的年岁又是颇难说的，莫须有先生自己有的时候也捉摸不定，好比他在乡下最喜欢骑驴子跑，那个地方赶驴的真多，都蹲在一个石头桥上等候，都认得莫须有先生，莫须有先生拄了他的拐棍扬长而下（是山路也，须得下坡），天地之间一时变动，一群牲口都是给一根绳子拉也拉得不肯快跑，真是人类与畜生太不同意了。说时迟那时快，鸡口牛后，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把莫须有先生包围得清冷极了，一挥手，好像行一个当兵的礼，又好像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家登台演说，一挥手——

“我只要一匹啊。”

一骑就骑上一匹走了，听得背后那些家伙论长道短：

“这位老先生人不错。”

这是一位最诙谐的说，莫须有先生认得他，他常常逗莫须有先

生玩。

“他姓什么？老是看见他一个人走来走去。前些时还听说侦缉队跟了一个人跟了好些日子，是他不是？若说这位老先生，我看他也不错，是一个好人。”

莫须有先生被风吹得欢喜，乐得虽执鞭之士，贫而不骄，富而好礼，不禁莞尔了。编辑先生注意，这并不是莫须有先生把《四书》记错了，他以为“贫而不骄”是很难得的。记得一位隐君子的话，“文人摆穷架子，是不很知道理的”，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不小心，“这位老先生”，忽然回转头来把耳朵捉住了，几乎没有坠马，“人家怎么叫我叫老先生？”区区之心好像不忘恋爱，这一下子完全失败了。悲夫。你错了，莫须有先生哪里想冒充年少？那是多么自杀的事。莫须有先生驴背而伤逝了。“如果我是一位老先生，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那一定有胡……”于是一捋须，而没有了。而莫须有先生不能不看见胡子，而天下人的胡须都算不得事。无论如何得不到着落。走在半路上想望见自己，当然无着落。如果是一位小姐出城逛野景，那自然手带皮包，随时可以打开镜子点点胭脂，然而那又怕绑票。“我只愿我不顶难看就是了。”一个大问题又轻轻地解决了。“我好久好久不见我的父和母啊。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弟弟，我还有一个大姐姐。姐姐，我早已听说你过了四十了，然而我总以为你还是一位大姑娘啊。我们都还幼小啊。我的故乡啊，我完全把你忘记了。”于是莫须有先生完全不是此地人，完全是一个孩子了，不由得扬袖而不让批评家赏鉴眼泪，同戏台上的哭的一样。而砰的一声莫须有先生的拐棍落了，吓得驴子一站就站住了，不肯走了。

“莫须有先生，你不要怕，我替你拾起来。”

“扔了它算了，我不要这个东西！”

“这根棍儿不错，给老头儿拄了倒好，是花椒木的，妙峰山买回来的是不是？花几个铜子呢？”

这一来这个传记完全失了信用了，莫须有先生实人实地了，莫

须有先生连忙一打岔：

“什么妙峰山！妙峰山在哪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的一位好朋友送我的！”

“就是昨天骑我的驴上你家里去的那一位吗？那位老先生也不错，住在碧云寺，四月初八上妙峰山要骑我的驴，不凑巧那天我要进城驮粮食。”

“奇怪，你们称呼人都称老先生。”

莫须有先生喜笑颜开了，他的这位好朋友是一位年轻的 essayist，穿西服打领结打得顶快，莫须有先生不胜爱敬之至，见面就握手。“恋爱是最要紧的，不要畏缩，对于女人总要热诚，不可太世故。”把好朋友弄得窘极了。顺便有一桩事，关乎一位更年轻的诗人。一天莫须有先生特地去拜访这位诗人，看了他的桌子上摆了一张相片，Keats 的，莫须有先生呢，他自以为是信口说得好玩的，我看也未必，认得是 Keats 的，他这样说：

“这个穷鬼他也穿西服！”

莫须有先生自己且不管他，总之话一出口他就笑了，他不晓得他的可爱的小朋友实在受了一点伤，兆昌呢绒号定了一套衣服，下了定钱而取不出来，明天就要参与一个朋友的婚礼哩。莫须有先生一旦知道了，那一晚上他简直睡觉不着：“上帝啊，我以后总不说话啊，做一个人为什么这样难啊，总有错处啊。”

第二章 莫须有先生下乡

莫须有先生为什么下乡，也是人各一说，就是乡下的侦缉队也侦不明白，只好让他算了。蓑衣老人访他那一天，彼此都不肯多说话，莫逆于心，他说了一句“乡下比城里贱得多”。我们似乎可以旁观一点，但那么一个高人岂是这么一个世俗的原因？不知道的不必乱说，知道的就无妨详细，且说莫须有先生那一下乡。

莫须有先生一出城就叫了两头驴子，一头驮莫须有先生，一头当然是莫须有先生的行装：一口箱子一捆被，还有一个纸盒儿，里面活活动动的。赶驴子的不晓得是什么玩意儿——莫须有先生又不像耍把戏的天桥老板，要从莫须有先生的手上接过去：

“莫须有先生，你这是什么东西？也给我，都绑在一头驴上，几十里地，走也走一半天，拿在手上不方便吗？”

“这是我的闹钟啊，我买了好几年，搬家也搬了好几次了。我总怕我清早不能早醒。所以别的我还不说，我的钟我总不肯让我的房东拿去了。”

莫须有先生似乎有点乏了，无精打采的。他的几个房东都是几个老女人，而今天早上，那一双“京东”的小脚，简直不高兴莫须有先生要打鼓的进来，很不耐烦了。

“你赶快把东西绑好啊，我要到那头赶午饭啊。”

“我也巴不得说话就走！站了一半天，问你这个匣子是你自己拿着还是怎么样——你不说话还要着急！我比你还着急！”

原来刚才莫须有先生并没有说话，是站在那儿想心事。这位驴汉实实在在着急，说话一嘴口涎，把莫须有先生弄得退后一步了。其实是想道理，依然安安稳稳的双手叉腰立正，年轻的时候动不动就爱打架，现在脾气应该学好一点了。

“这是我的一口钟，路上颠颠簸簸的，我自己拿着。”

城门之外，汹汹沸沸，牵骆驼的，推粪车的，没有干什么而拿了棍子当警察的，而又偏偏来了一条鞭子赶得一大群猪，头头是猪，人人是土。莫须有先生呢，赶忙躲开一点，几乎近于独立，脖子伸得很长，但这么一个大灰色之中无论如何伸不出头来，瘦伶仃的，立在那儿真真是一个地之子了。

驴汉其二，他是不大着急的，四面光顾莫须有先生——

“莫须有先生，我们要走啊。”

莫须有先生从他的背后掩鼻而趋之道：

“我在这里。”

于是莫须有先生觉得他要离别这个他住得很久的城门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走了还是不大走。非敢后也，驴不进也。驴不是不进也，人太挤也。一位算命的先生也拄了他的棍子夹在当中走，莫须有先生的驴汉冲锋道：

“边走！”

这一来，瞎子拄了棍子而不走了，而且摆起他的瞎子的面孔，昂首而侧目：

“我劝你和气一点吧。”

“对，人总要和气一点。算命先生，你让开我们一步吧。”

莫须有先生得意得很，给了这个家伙一个教训了，驼了他的背，拉了他的驴绳。算命先生也得意得很，就让开一步了。

“算命先生，我的胯下是一头呆相驴，如果高车驷马的话，唉，我一定向你行一个古礼了，这我怕它把我摔下来了。”

“你走你的吧。”

“算命先生，你也走你的吧。”莫须有先生一走一低昂已经过去了。

“赶驴的汉子，你难道不看见吗？那位瞎子先生多么从从容容啊，我爱他那个态度。”

“我不看见！我不看见我不也是瞎子吗？——王八蛋操的！我看你往哪里走！”

驴要往那个阴沟里走，一鞭子从屁股后来，把莫须有先生吓得一跳，开口不得了。

于是无声无臭地约莫走了半里地，依然是百工居肆以成其市。莫须有先生忽然一副呆相，他以为他站起来了，其实旁观者清，一个驼背，生怕摔下来了，对了面前打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的当关同志道：

“喂喂，慢一点！慢一点！——我就只有这两头驴子。”

说到“我就只有这两头驴子”，莫须有先生已经吞声忍气了，知道了。

“糟糕，屙尿的工夫。”

而一看，不言不语，首尾不相顾，都是巴不得一下子就飞过去的人，都给这一个铁栅栏关住了。原来这里是铁道与马路的十字交口，火车要经过了。

莫须有先生仔细一看，他的驴汉缺少了一位，仓皇失措，叫驴汉其二：

“驴汉其二，你的那位朋友怎么逃了呢，你怎么一点也不留心呢？”

这位朋友噉嘴而指之，莫须有先生愁眉而顾之，这才放心了，他在那里小便。

“人总不可以随便寻短见啊。”

这是怎的，莫须有先生就在最近曾经想到吊颈乎？我们真要

把他分析一下。然而呜的一声火车头到了，大家都眉飞色舞，马上就可以通过去了。而莫须有先生悬崖勒马，忘记了他是一个驼背——

“这都是招到山西去打仗的兵啊。怎么这么多啊。一辆又一辆，你们连一个座位都没有啊。你们的眼光多么怯弱啊。父兮母兮，天乎人乎，吾思而使尔至于此极者而不可得也。刚才我一出城门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赶一群猪，打也打不进城，钻也无处钻，弄得我满脸是土，不舒服极了，现在你们又在我的面前而过啊，弟兄们啊。唉，上帝，莫须有先生罪过了，他的心痛楚，这都是他的同胞啊，他的意思里充满了那一些猪啊。然而我不能不这样想啊。你们叫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从前我总不明白，人为什么当兵呢？那不明明白白地是朝死路上走吗，然而他是求生啊。人大概总是要生存的，牲口也是要生存的，然而我们是人类，我们为难，便是豢养，也是一个生之路，也得自己费心啊。这是怎样的残忍啊。我们实在是辛苦啊。为难的就在这生与死间的一段路，要走啊，我看得见你们的眼光的怯弱啊。至于打起仗来，生生死死两面都是一样啊，一枪子射过来，大概没有什么的吧，一头野兽的嗥叫罢了。这个声音悲哀啊。实在的，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都有这一个嗥叫。上帝啊，弟兄们啊，命运啊。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我要努力。”

莫须有先生忘形了，他掉了一颗大眼泪。而栅栏门一开，肩相摩，踵相接，莫须有先生走也走不进。

到得真真到了乡下，莫须有先生疲乏极了，栽瞌睡，一走一低昂，惹得那一位驴汉不放心，厉声道：

“莫须有先生，你别睡着了！我看你不大像骑过驴的，一摔摔下来了就怪不得我！”

莫须有先生闭了眼睛不见回音。驴汉其二，瞧一瞧莫须有先生的样儿，耻笑道：